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四

成帝報匡衡詔

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  
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  
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悶焉方  
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  
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  
察焉專精神近賢藥彊食自愛

張禹策

御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四

成帝報匡衡詔

建始初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藏印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  
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  
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  
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  
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  
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

同前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按成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可謂至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見當時賢者不任而任者非賢也

減死刑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庶

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囂子詔

河平四年六月。囂宣帝子成帝時入朝被疾天子

閱之下詔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罹于惡疾夫子所痛曰

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  
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  
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  
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

封丙吉後詔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  
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  
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  
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躬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  
三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  
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  
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  
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  
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  
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  
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顏氏曰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尤劇  
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  
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

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  
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  
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顏氏曰罷讀作疲客土疏惡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  
心

立太子詔綏和元年二月孝哀皇帝紀帝元  
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

成帝賢之徵  
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  
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  
無所繫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  
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  
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  
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  
列侯今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

有差

按哀平之世詔今亦有可觀者然弄  
臣為輔篡賊顛國尚何道哉故削之

光武封卓茂詔

本傳卓為密令勞心諄諄  
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

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范氏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愚按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

丈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輝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益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十一月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

舊制章懷曰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七年春正月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二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橐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備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

所用帝曰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

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迷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  
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  
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  
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  
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  
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  
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  
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  
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  
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  
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誣誤者  
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  
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  
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今還復民  
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

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如婢論如律免所炙  
灼者為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  
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  
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  
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  
八年詔曰今邊郡盜殺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  
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人五月  
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  
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  
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史皆無離城郭  
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  
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  
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  
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滅宮詔

本傳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願  
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

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  
年與楊虛侯馬武上書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即張良於下邳

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

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

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

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

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

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

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

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

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着短布單衣光武

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

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

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之語說

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

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

初行大射今日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

老兄事五更安車輓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

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

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

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又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

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至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七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

尊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上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

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已禮太隆也醬醢也珍細明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

類鄭玄注儀禮云酌漱也所以潔口音胤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

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

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佾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天子八佾

也謂舞者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也永念慙

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

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闕內侯

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三年正月

李孫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

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夫春者歲

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

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

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蝥食根曰蝥

蟻一名短狐謂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詳刑慎罰

明察單辭單辭猶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

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

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

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與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

魯哀禍大天

不降譴

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

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

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

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

靡有所諱

引咎詔

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

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

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

常戒以自教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  
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謹  
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

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

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

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

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

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

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

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

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

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

大人內頃于色暨與人見其萌故飛蓬隨風微子所

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

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

無檐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

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

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

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庚日

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

百神始皇更臘曰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

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永覽

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

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

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

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

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

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  
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傅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  
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  
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  
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

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趙熹光武時爲太尉  
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

融融年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爲

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

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  
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

之禮不肯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  
之文也股肱之

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

申救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十二月  
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

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

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

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

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

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

三頁十五  
三頁十五  
揚仁

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畷畝不繫閹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

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

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

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

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從兄子建也京氏

也京房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

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



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奏言先帝大業

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

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

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

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十月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

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

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筆長短有數彭說文曰笞擊

令筆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自往者大獄

已來掠考多酷鈇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

鈇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

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鞭為理官事之刑

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

十一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

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

前書音義曰孳葉累白皮也易勿曰百果甲折也

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說文云悃悃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况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

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

三正謂天地人

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孳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維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

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報猶論也立春陽氣

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

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月令

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而無鞠獄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

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 廩給嬰兒詔

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憂有忠和之教

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

者廩給如律

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

三日詔書四曰誠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

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  
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  
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  
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救者謂救刺史太  
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輯以詔書  
為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之誠救語多簡故闕

### 成帝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

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  
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  
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迺壬寅日  
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  
宮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  
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椒房以來遺賜  
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  
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  
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  
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  
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始謂未央

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  
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  
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  
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  
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  
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  
行惟陛下省察官吏伎狠必欲自勝幸妾  
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  
小取將安所仰乎又故事以太牢祠今當率  
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  
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  
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  
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  
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  
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柰何妾薄命  
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是采劉向谷永之  
邪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

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惟義是從師古曰裹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

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日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

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  
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  
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  
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  
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  
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  
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  
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  
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  
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

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巳

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

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

則欲盡也既亦盡耳

巳猶戊也亥復水也

張晏曰巳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

也氣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

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

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

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

雉祖巳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

疑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

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  
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  
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  
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  
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  
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  
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走莫聽大命以傾孝  
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

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

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

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求宥爰何不減養名顯行以

息眾謹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

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餽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雖為女寵發然指陳王氏之禍尤深切成帝知損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豈善聽言者邪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欽永冀不能為許后所上書輕揚浮躁宜其致禍也故附見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迺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三王事詳見後序事卷中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

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棊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

有差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吏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効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

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以上皆封策凡四首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夫

子使使者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

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邪樊鄴曹灌攜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

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

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

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

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

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

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

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始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  
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  
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  
言舉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  
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  
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  
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  
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  
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  
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  
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  
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  
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王赦王之罪又憐

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物璽書使諫大夫申諭  
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  
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今日以來王無復以博  
等累心務與眾棄之春秋之人義大能變改易曰藉  
用白茅無咎言臣子之道所以過自新潔已以承上  
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指朕戒惟思所以悔過易  
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  
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  
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申諭道術守藩  
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以重誅臣欽願悉心自  
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宇宣帝子也事太后  
內不相得太后上書

言之求守杜陵園上於  
是遣使奉璽書敕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  
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

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  
甚憐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  
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張姓  
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  
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  
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

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  
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他  
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  
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  
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  
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  
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旣悔過服罪太  
后寬忍以贖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

疾自愛

以上皆璽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故  
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  
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  
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  
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  
事故附焉觀東  
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  
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主有闕有司請  
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

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  
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宇前有罪詔削樊亢  
父二縣後三歲天子

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  
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  
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  
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  
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  
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  
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  
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  
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  
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  
四首敕傅相書復削縣詔附

文帝答晁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

###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 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陝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

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  
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  
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  
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  
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  
不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畧見  
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  
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  
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渝  
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  
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充國欲消罕开之過隱而弗章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  
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  
嘉納其策以書教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  
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積兵萬人欲為酒  
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令張掖以東  
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顏氏曰言  
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

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  
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畜讀曰蓄顏  
本食字句絕臧匿

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朔也  
竹足反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顏本微  
字句絕

微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今詔破羗

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

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

人婁名亡虜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

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鈎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

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

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

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

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

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

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

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

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

零羗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彊弩將軍時羗降者

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敝欲罷騎兵屯田以符其  
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  
云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闐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

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

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

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  
始五年伐先零不

分別大小开本意是  
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爲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以爲屯田  
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  
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  
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  
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疆



食慎兵事自愛

按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

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議論中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永光二年秋隴西羗反於是遣奉世將萬

二千騎以將屯為名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

上言願得其眾不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

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

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

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顏氏

曰言未嘗當羗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

之上書言羗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湏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

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

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為擊也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轂者羽林孤

兒及呼速繁等種劉德曰呼音辱羗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方急遣

言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

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

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

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  
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  
兵到合擊羗虜

光武賜寶融璽書

本傳更始以融爲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

傑懷輯羗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爲吏民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卽位心欲西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可爲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

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囂術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  
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  
邑邑何以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  
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  
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章懷曰猶蒯通云與楚卽楚勝與漢卽漢興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

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

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欲三分

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荆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

任蹠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蹠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

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

教者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

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

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

外戚累世二千石至王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口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

不足以及深遠至誠故道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

之權任置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肯真舊之主事姦偽之

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上天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

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帝復賜融書所以尉藉之甚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 成帝賜史丹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

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

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

輔不衰按漢免大巨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

禮廉聲不聞於茲，朕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千里，使光祿勳、惲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訾，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隣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溫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為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

歸本紀元鳳元年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

中牢。

按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大夫，瑯琊郡漢亦以清

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恩義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歟。

###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  
 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  
 漢宗也願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  
 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  
 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  
 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  
 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  
 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  
 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  
 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  
 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  
 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晁按

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  
 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德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 武帝問賢良策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

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

肅脊

晉氏曰東夷也今挹婁地是

北發渠搜

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顏氏曰言北

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

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

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

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

思若涉淵水未不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

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

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

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

不同時蓋史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

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  
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  
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  
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  
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  
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  
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  
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

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  
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  
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  
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  
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  
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  
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  
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  
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

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  
執事書之不泄與干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  
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云云即此篇也曰  
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  
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  
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  
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

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  
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  
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  
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  
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  
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  
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  
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  
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羣生寡遂黎民未  
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



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  
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商之  
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  
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  
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

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  
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  
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  
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  
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按仲舒對以爲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嗣立魏其武安侯爲相今隆儒矣及仲舒對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  
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  
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  
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  
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  
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  
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  
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

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

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也

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  
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  
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  
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  
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義禮智皆指  
用以爲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  
直以術言之其爲人上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  
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爲道之體乎至論  
湯旱以爲桀之餘烈成湯以旱而自責弘乃歸之  
於桀使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弘實啓之蓋武  
帝即位之初弘以賢直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  
免歸及其再對以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爲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疏  
以周公自許上異其言後遂以阿意縱諛取宰相  
爲當世識者所譏其術之微已見於始進之日  
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細論其大槩云以上皆問

賢良策  
凡六首

文帝賜尉佗書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

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

并桂林象郡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

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

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南

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

請禁粵關市鐵器佗以此必長沙王計欲

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

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

溼士卒大喪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

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

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與

中國侔文帝元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迺為佗親

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

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

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

子棄外奉北蕃于代愚謂即此一語道里遼遠壅

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

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

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

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

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

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

修治先人冢

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威德兼盡之道也

前日聞王發兵

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

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

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

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

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

患

顏氏曰彼此共棄故曰分

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

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以帛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厚薄之

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

為蕃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以

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按此冒頓單于也

使係乎淺

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

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之辨髮飾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胡帶之鉤也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

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肩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

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

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顏氏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

官雕渠難者其姓名難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滌惡民

貪降晉氏曰滌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其趨背按顏氏作趨字句絕愚謂降字句絕

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

矣

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

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

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

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

藥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

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今天

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

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

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

謂漢人逃入匈奴者

單于毋言章

尼等

皆匈奴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二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

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

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也戊子孫世保塞單于  
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  
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六十二首

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爲後世法秦漢

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但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釐爲四條以爲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赦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詞尚儷故不入正宗而附於此

鄉慕禮教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  
 世亦以防中國為本故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  
 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修  
 不罷故使大同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朕以其隨商賈不人五宗而開於北  
 外言不與自與及專封典示沐令指與或人  
 為去其和而大其而執其何緣皆置四  
 之實與而和而執其何緣皆置四  
 文知向與和而執其何緣皆置四  
 天下士用恩而和而執其何緣皆置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